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家藏集卷四十九至五十二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家藏集卷四十九

明 吳寛 撰

題跋三十一首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小序曰朕誕節載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璽其一文曰庚戌庚戌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歷庚戌此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熙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

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右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為少保奉朝請丁未復右丞相乙酉轉左賜詩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為嶶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為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况詩有青陽闓動之語嶶宗則以十月生且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夫宋君多能書其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不暇論

也故此詩知為理宗賜清之無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倏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史家嘗載其顯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微末不勝紀錄此特流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恩矣世之覽者必将慨然于斯

跋鮮學士筆舫銘

筆之用于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穎傳其名始起文字間吳興張文寶在國初業擅製造因名其舟當時士大

夫多為詩文遺之而學士解公縉紳特為作銘盖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之也文寶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予題識予以文字為職而亦資其用者惜書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文不若韓可以增重其名然念毛穎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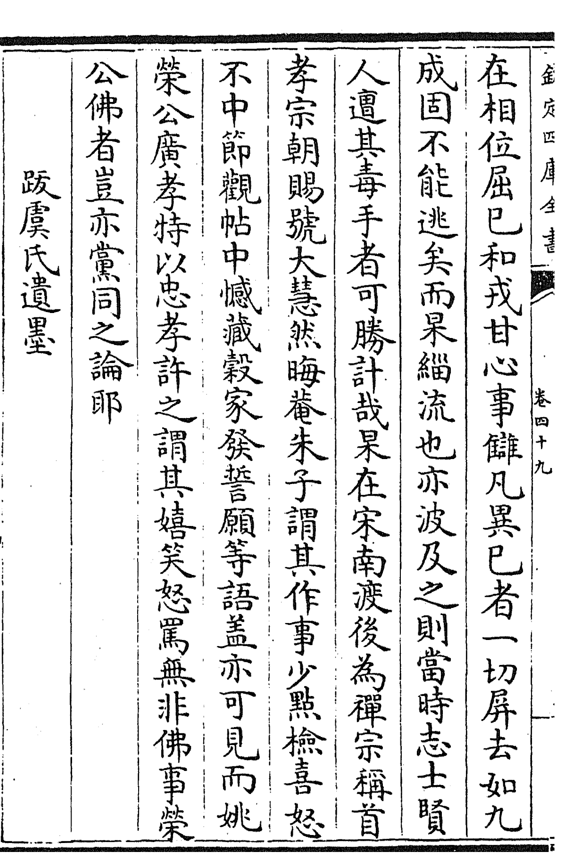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當宋被金虜之難一日虜忽議和刑部侍郎張九成謂

金崖厭兵特張虛聲以撼我耳因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許之必使權在朝廷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言誘九成終不能奪遂深惡之頋九成素好佛學他日問法于徑山杲公適方議神臂弓禦敵杲遂借以為喻檜聞之即指為謗訕貶九成南安軍至竄杲衡州久之移梅州尋反初服主阿育王寺帖中云罪廢十七載及續蒙再賜為僧又出作粥飯主人等語是也吳城東獨閒上人久藏此帖今傳其徒志勤子觀之竊有可慨者夫當檜

在相位屈巳和戎甘心事讎凡異巳者一切屏去如九
成固不能逃矣而杲緇流也亦波及之則當時志士賢
人遭其毒手者可勝計哉杲在宋南渡後為禪宗稱首
孝宗朝賜號大慧然晦菴朱子謂其作事少黠檢喜怒
不中節觀帖中憾藏穀家發誓願等語蓋亦可見而姚
榮公廣孝特以忠孝許之謂其嬉笑怒駡無非佛事榮
公佛者豈亦黨同之論耶

跋虞氏遺墨



吳江虞堪勝伯一字克用宋相忠肅公之八世孫也貧而好古藏書甚富所與往還皆四方名士一時以詩文簡牘相贈遺者動盈篋笥勝伯既以雲南府學教授没于官其子鏞且能讀父書授徒里中至其孫湜始去儒業先世故物時賣以供衣食費湜有子權家益貧物益賣不已崑山葉文莊公嘗作書止之力加提挈竟得一官未幾而卒自是家愈落初虞氏所藏詞翰無慮數篋權卒後妻子僅以一魚罾畀置屋梁今則併其罾亡矣

予每見其家遺墨未嘗不把玩興歎盖物聚而散此其常理無足怪然未有不聚于賢而散于愚者此可以歎虞氏之世也友人陳玉汝之子鎡得此數幅乞予題之虞與陳姻家也且居隔一水鎡之藏此其爲鑒亦何遠之有則此雖盈丈之紙出于蠹傷鼠嚙之餘所以助吾之德者固在不然玩物喪志適足爲德之累吾何取于鎡耶

題沈雲鴻藏其父所寫古木慈烏圖

石田作此盖偶寫其西莊景物耳其子雲鴻遂藏護謹甚以予父之執也奉以乞言夫其啞啞而鳴翩翩而集相覆以羽相哺以食者雲鴻固有感于烏之孝矣若夫扶踈糾結輪囷離奇上聳旁撑其大數圍者非木耶世之故家莫不有此木子孫不能保其先業伐而薪之而烏止于他人之屋者多有之雲鴻視此而有感焉詎非孝之深者乎

題伊尹耕莘圖

古圖畫多聖賢與貞妃烈婦事蹟可以補世道者後世始流為山水禽魚艸木之類而古意蕩然然此數者人所嘗見雖乏圖畫何損于世乃疲精極思必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蹟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見宜表著之反棄不省吾不知其故也此為伊尹耕莘圖圖之工拙予不能辨若其工于造意有不待辨者尚�蓄此想其人論其世志其志而樂其樂以尚友于三代之間其為助不既多乎

跋鮮于困學草書後赤壁賦

鮮于困學書名在當時與趙吳興鄧巴西各雄長一方困學多為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不若今人未識歐虞徑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為飛蓬蔓草而已錫山鄒永章蓄此後赤壁賦觀之數行後益可把玩然自愧非書家不能深知其妙處耳

跋陳秘書遺墨

宋朝奉大夫秘書監知台州四明陳公著題松江圖古
箋詩一首藏于吾鄉古敬脩氏古箋之妙一工人所能
耳不足論獨公寫此詩時年八十矣觀其用筆沉着端
徑而行復匀整不苟足以占知其為有德君子也盖公
登寶祐丙辰科文信公榜進士初歷州縣時宰欲致之
門下弗附及國亡遂隱不仕其為人已無媿于信公故
其剛方之氣溢而為書如此凡公事行家世之詳已見
其子泌外孫胡世佐與令陳味芝先生跋語矣泌之子

徑仕國初死于起居注有史才即嘗著通鑑續編者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為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第弟子也公于右軍書尤喜臨十七帖此則馬抑之刑曹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筆墨肥瘦稍異然皆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其一亦真蹟也于一日之間所聞見者已得三本乃知此帖蓋為公平日書課所謂敝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

用此終老而窮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絶徐而察之愈無窮盡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舉筆而遂能哉蓋其功已用于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黒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覩于吳興公足以驗之矣

跋米南宫龍井記石本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子寛因録全文于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予題之尹君之意雖為故物重然亦重乎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録以附于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併龍井之事全矣予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為數語以續古人歸其

為君再書以附之

題袁靜春寄鮮于太常詩後

予少喜考論吳中前輩嘗閱元黄文獻公文集袁靜春先生墓誌知其為吳人而尤以不得見其子孫為恨他日社學師袁以昭氏過予談及其家世則靜春乃其五世祖也又明日挾靜春所寄鮮于太常游錢塘雜詩來示予是靜春之子孫既得見之又得見其手蹟而詩有懷吳中錢德鈞以下諸友之作又因得見前輩數人于

一日間為欣幸久之

跋元諸名公所書靜春堂詩集序等作後

元儒表通甫先生著靜春堂詩集諸名公若龔子敬陸文圭楊仲弘湯師言陳繹曾之有序虞邵菴郭祥卿之有跋錢仲鼎之有詩所以交賛而互評之者殆無遺意詩既刻板後燬于兵火此卷為當時諸公手書幸哉獨存而黄晋卿為作墓誌亦在卷中蓋嘗論及其詩因附之也然籍此篇則通甫之學行可以考見而不徒為能

言之士矣靜春與予敬祥卿尤善趙文敏公稱為吳中三君子又嘗圖漢司徒安卧雪事遺之以擬其高節其見重如此是圖數年前予在南都寔見之今不知流落何處惜乎不得與此卷並藏袁氏也海虞吳都憲舊為通甫五世孫都察院檢校以寧題此卷以寧卒無子今歸其從弟以昭以昭教授社學不墜儒業保護故物他尚數種通甫于是乎有後矣

題袁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

前輩下筆便有典刑雖行草不苟况正書乎此吾徒所當媿者袁君養福元石洞山長靜春先生之孫也而郡學教授仲長之子所書郭有道碑文端勁清峭深得歐陽率更筆意以其字畫之妙如此宜有書名于時然吳人固不知有袁養福也使予不見此幅亦幾失之乃知前輩能書者尚多而失之者不少矣其曾孫杲字以昭者持示予請題一言以昭之意在乎先世手蹟耳初不計其書之何如也養福字能伯仕國初為福建憲使髙

太史李迪有詩贈行而陳檢討嗣初稱其行潔負才氣有詩聲蓋不特能書而已其書碑文外又有九歌藏于家

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真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真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黄晉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脫落為幸已甚且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

子章羽祓執子孫散處揚徐間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為幸益甚嗚呼楚人得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拘于徐云若夫坡老書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以知此

題重刻缶鳴集後

洪武史官高啓季迪有詩千篇號缶鳴集其夫人之兄子周立公禮嘗板刻于所居之甫里正統末燬于火郡

人徐用禮復取刻之增多倍于舊而姑蘇雜詠在焉按缶鳴公自為序云自戊戌至丁未之作得七百三十二篇及公歸田後又益以戊申至庚戌之作盖得二百二十八篇乃合十三年之詩而成此編序又云自此而後著者當别自為集盖明年辛亥作雜詠甲寅公死于法矣今考雜詠統百二十二篇而用理所增僅三年之詩也幾九百篇一何多哉甞觀謝翰林元懿序謂公初為四集删改會粹始成缶鳴則今所增入豈多昔所弃去

者猶存于世錯置其間歟不然作于三年者悉取而未及删歟讀者頗以為病則欲移其詩適所以累其才歟周暟仲英者甫里人也老而好文謂缶鳴為里中故物而公之手選也慨然重刻又以舊板缺公自序更補之汲汲走予請一言予憶為童子公之詩往往成誦稍長弃去遂忘其詞仲英雖有請安能知太史之所至哉惟蘇文忠公有言詩至于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為師而尤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

子美以英偉絶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世以為確論若李廸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中蕭散簡遠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于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變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于數百載之上以成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哉所恨蚤死未見其所止何如君子為之慨歎故廬陵楊文貞公評諸詩獨誇其樂府擬古及五言律為勝其意亦可識矣是集

又聞嘗刻于建寧郡齋未見行世若雜詠備有諸體知詩者以為工則有板在郡中云

跋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文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裨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以大節著為唐名臣卒之書為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冊文藏于吳江史明古明古喜讀史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于古人所愛則得其模刻之語亦深味之況其手蹟哉則雖謂貴其書亦可也此卷于大行

與崩字皆加塗改蓋嘗有獻入前代御府者為上諱耳

跋天全翁賞燈聯句

天全翁自南詔歸適大參祝公僉憲劉公皆致仕家居三公有斯文知契凡登臨游賞之樂必共之酒酣興發更倡迭和落紙人爭傳之以為奇玩此燈夕于魏公美所聯句也公美持以示予于是翁與僉憲謝世數年獨大參公在耳當此夕覽此詩尤深慨然予又聞之聯句時初人為三韻至劉當結尾翁嫌其語意蹙為益二句

以今觀之則如樂止以圉為一成又以柷奏有蟬續不絕之意因併及之以示世之知詩者

題王清獻公遺墨

元清獻王公以父積翁蔭幼即受官得賜田宅于吳後更治郡仕至行省參政而歸老吳中以没故公書蹟吳人多得之此卷皆公平日所作韻語親書者也藏于光福徐用莊氏按史稱公所至政績㬥著又有清白之操得于家傳幼及拜許文正公于京師即知所趨向中年

尤致力于根本之學故自號本齋然則尚論公者勿徒求之區區詩章字畫間以淺其為人可也

跋和靖處士小簡

去林處士殆五百年區區遺墨數行後世保護宛然如新彼人品庸劣者雖伐山石大書而深刻之固有踣之者矣成化戊戌歲二月十六日因觀沈啓南所藏二小簡題

題唐趙模摹集晉人千文

晉人之書見于今日者大抵石刻耳如趙公去晉未遠其所摹集多于平生所未見者固宜盖褒鄂已没庶幾見其英姿颯爽于縑素間者曹将軍之功也明古其謹藏之

題宋四家書

朱文公論當時名書獨推君謨書有典刑而謂黄米出有欹傾狂怪之勢故世俗甲乙曰蘇黄米蔡者非公論也沈啓南得此四家書列之深合文公之意遂定曰蔡

蘇黄米

跋山谷書發願文

啓南所藏黄書數種予嘗獲徧覽當以此卷為最

題樓節婦詩卷

樓節婦之事見于洪武永樂諸名公紀載而詠歌之者詳矣其曽孫仲爽嘗納諸天全徐先生求題識而藏置不謹紙爛而字脫其尤不可讀者潜溪宋學士傳文也顧其事已錄于郡志不必假此而後傳而仲爽尤深惜

者家之故物也他日持是請予題其故遂書之

題樓氏全清堂詩卷

今人家子孫往往斥賣舊物以供衣食甚者為博奕歌舞之費殊可歎也如樓氏此卷既失而人復歸之其事甚小然欲觀仲爕之賢者當在于是

題楊鋕崖遺墨

大将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斨倒載而歸此書或似之清癡筆翰好奇宜其珍重若予之淺陋則未能學也

題王右軍此事帖真蹟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二十字蓋嘗為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簽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寬觀于徐太守維亨為題

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右張駕部出守南安紀行詩若干首雖皆一時率爾之作然而天時人事之變家人朋友之情皆可考見亦張氏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會試有權門利路之戒則有

見于近日喪名檢而害身家之人最入仕者之所當知也歲丁酉仲冬十一日㕑舟道呉過宿脩竹書館明日示以此冊讀之一過書其後而還之

跋陳廷璧模嘯堂集古録後

古器物今世不可多見其銘文題字賴有刻板如嘯堂集古録之類歲久板亦毁則印本在人間又賴有臨模之者耳然臨模惟私于一家印刻可公于四方世之好事者能捐十金以成此舉則三代秦漢以來之制作人

家有之當與孔壁科斗書並傳于世而老而嗜古如陳君廷辟亦免矻矻之勞矣

跋天全翁詞翰後

長短句莫盛于宋人若吾鄉天全翁其庶幾者也翁自賜還後放情山水有所感歎不平之意悉于詞發之既没而前輩風流文采寥寥乎不可見已明古舊為翁所知愛得此數篇示予光福舟中酒酣耳熱相與歌一二闋水風山月間有不勝其慨然者矣

題趙松雪水村圖

戊戌八月三日予過獨樹湖泊舟葦間出此閱之景物宛然益歎松雪翁畫手之妙此圖今藏射瀆徐氏後十七日雨中再閱題

跋東坡與蜀僧二帖

吳城西治平寺足菴房舊藏蘇長公墨蹟戊戌歲九月十二日冒雨往觀之寺僧亮欣然出示蓋公二帖皆與其先塋隣僧者也帖尾惓惓焉有懷歸之意然公竟死

葬于外其言卒不克酬亦可以發游宦者之歎

家藏集卷四十九

家藏集卷五十

明 吳寛 撰

題跋三十八首

跋文信公過小青口詩遺墨

宋以祥興元年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閏十一月公屯潮陽與鄒渢劉子浚合兵討賊不克被執于張弘範葢明年二月宋亡弘範卒不能屈公乃送至燕京此其在道中所作詩也夫古人死國多出于一時之慷

慨公何獨迤邐于途宿留于館日猶賦詩不即就死豈尚有他覬耶蓋不知公之死已久仰藥而死不死絶粒而死不死死而不死忠義之氣鬱塞于胸中聊假之詩以洩之故使公即死無此詩矣詩之有無固不足為公之輕重然玩其言想其人亦足以示于世此天所以緩公之死也歟公所著有指南等集覽嘗讀而悲之今兵部員外郎李君應禎出示此紙手蹟宛然如新蓋自已夘至今戊戌二百十年矣

跋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

右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也按宋史公嘗兩出宣撫四川詳此詔乃罷相後所賜當在乾元九年盖明年改元淳熙公薨于蜀矣初公在相位孝宗命選諫官名既上顧用他所薦者遂力求去因有宣撫之命及入辭上方以金虜為事諭以決策親征使治兵竢報詔所謂整軍經武彌難消萌此意猶在也即此見孝宗復讎之志未嘗少替所以倚重于公者惓惓如此使天助宋假公數

年豈特成采石一戰之功而已嗚呼惜哉

題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自昔吳多名園在宋則有朱伯原先生樂圃其名載郡志可考今吳縣北一里廢地數十畝臺池窪隆猶有當時遺意也葑門朱性甫自云出于先生遂好求樂圃事蹟他日得殘石焉題曰吳中三大老詩蓋太子少保元公絳游樂圃而作而和之者集賢脩撰程公師孟太子賓客盧公革也間持墨本謁予求言惟先生邃于性理

之學著述浩穰為時儒師圃之所闢固將講學以睦族求志以俟時者而一時賓客題詠亦豈徒為嬉游放浪之言而已蓋予嘗讀先生之子發與其家人書歎故廬燬于兵火而謂圃中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皆賢太守部使者鄉邦舊德宿望耆英之詩磨滌于牆壁間尚可觀考此石豈其一歟今考三詩刻于元祐戊辰至今成化戊戌適四百年埋没人家忽復發露人不敢以石易之蓋非重石也重其人也然則人可以不自反

而力于德乎

題歐陽文忠公遺像

此宋歐陽文忠公遺像也蓋公守滁時寫舊本在無錫施氏𥨊有題識吾友李兵部應禎使畫史模而藏之間以示覽容貌秀偉真天人風致拜瞻之頃何異見公于釀泉幽谷之間操几杖而從之游也

跋朱氏所復睢陽五老圖

朱氏自子榮得此卷後二百餘年偶入崑山夏太卿家

其裔孫日南使其子鄉貢進士文𧷤于太卿之子德威德威諾焉而却其金俄而病卒後家人竟歸于朱一則求其所當有一則與其所不必有其孝其義皆可書也惟五老之會杜祈公首倡以詩王侍郎而下和之至歐陽文忠諡范忠宣十八人亦和之今皆不在卷中鄉貢君方益求先世遺物必能録而補亡也

跋李龍眠所畫前代君臣事實

龍眠此卷寔與史筆相發明可謂畫家之良史非但工

于藝而已盖古所謂圖畫者如此卷中自漢高帝訖唐明皇事凡八未暇悉論獨于女禍不能無感焉耳夫剪髮啓寵適成唐室之亂當熊見妬反兆漢業之衰後之有天下者尚監之哉

跋米南宫書宋宗室崇國公悟墓誌銘

米南宫此卷元袁清容而下五人有跋皆不著所藏主名今在廣省參政劉公家公博學好古宜此卷之歸之也

跋李西臺墨蹟

此書深厚温醇有盛德若愚氣象稱西臺所作長洲吴寛觀于無錫鄒氏因題

跋子昂臨羲之十七帖

書家有羲獻猶詩家之有韋柳也朱子云作詩不從韋柳門中來終無以發蕭散沖澹之趣則書不從羲獻可乎松雪翁每臨此帖蓋其平生書課其書之獨步當世也宜哉

跋王氏文集

予家藏書一編曰麟角集曰過庭集總題曰王氏文集蓋古寫本也既雜亂不可讀置之篋笥已久他日偶閲同里醫師王訥齋家乘見列先世所著書目而二集在焉因以歸之王氏在宋自閩徙吳稱文獻家國初多故遺書盡失不獨此編也麟角為唐水部郎中棨所著過庭則宋戶部郎中伯虎著也皆不完王氏子孫尚訪而補之

跋黃氏祖德錄

黃巖多君子以予所聞見皆出而仕者意其山林之下必有清節厚德如昔史氏傳隱逸之類而恨未之見也乃今觀于黃氏祖德錄讀侍講謝先生所作松塢府君傳然後知果有其人矣侍講與黃同邑相知最深而其于人尤少許可傳之所述必不妄人故信之其曰祖德錄則本府君之孫吏部郎中世顯而名吏部固予所謂君子者又知其賢有自其為此錄盖與李習之撰皇祖

實錄之意同云

跋孔氏所藏先代文移

孔顔孟三氏子孫游學于外所至儒學書院人給米石
盖前元所著令此則宣聖五十五世孫克剛克信至正
間游江南時平江嘉興二屬邑文移也其間有行供宿
頓優加禮待等語于以見當時遇三氏者之厚何其盛
哉克剛既北還獨克信留居平江已而兵阻遂占籍長
洲生希安希安生雙流知縣友諒友諒生廣東副使公

鏞再世甲科為時名宦保守故紙不敢遺失蓋此雖殘墨數行足以信吳中百年有闕里一派其為孔氏子孫左驗而與譜牒相參考者庶其在此予獲與副使公同邑里知其賢能無忝家世所以友之事之何異究子賤之在魯也嘗竊自幸他日其弟公鐸持此見示三歎之餘敬書其後

題僧朋雲墨梅

朋雲墨梅特感松雪翁知己而贈之可謂自重者矣維

顧藏此不遠數百里持以求題于予其亦知所以重之者歟

再題所摹懷素自叙帖

蘇黄門題此帖時尚恨不令其兄一見後坡翁得見之則曽公卷所謂馮當世家本也偶得其跋語而山谷觀于石陽休家者又得其説于名臣言行録因具録于後見蘇黄為一代書宗所以評自叙者如此以為博雅者之助云

跋沈氏寫山樓詩文後

予少頗好畫知臞樵翁之善畫也數過其雅趣堂翁出見客衣冠雅而言貌古兒有前輩風致非今世所謂畫史也公嘗知予所好輙出手寫得意者遺予予至今寶藏之翁既以高壽終其子如美偶示予寫山樓詩文一卷葢吾鄉立菴俞先生文靖青城王公學士錫山王公廬陵解公曽公諸名人之作具在皆為翁寓金陵時作者也披覽之餘綴此數語以識疇昔之意翁諱遇字公

濟臞樵其號也如美能傳其業子元旦有文行今年登進士第惜翁不及見之

題虹橋别業詩卷

吳中多名園而陳氏之緑水尤著者非以當時亭館樹石之佳亦惟主人之賢而諸名士題詠之富也令世本又為别業于虹橋前臨通衢後接廣圃兼有城郭山林之盛題詠渢渢彷彿緑水之作陳氏累世之賢于是可考惜予不能序其詩如高太史季廸耳聊因世本之命

書其後以識之

跋東坡楚頌帖

予舊藏坡翁楚頌帖石刻而缺其後三行頗以為恨葢其石已亡也李兵部貞伯一日得其真蹟來示豈勝快然葢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聮宴席蔣陽羨人也談及其鄉山水之勝遂有終老此地之約公既謫居此帖則元豐七年量移汝海過陽羨時作者其後公歸自海外而甍周益公題其後以種橘之約竟墮渺

茫若獨為公深惜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為于天下者特區區一園一亭三百木奴而巳乎

題李營丘畫後

成化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李應禎吳寛同觀海虞周氏所藏營丘山水于石湖舟中

題高房山畫後

高尚書夜山圖并趙松雪以下詩跋吳寛嘗閲于射瀆徐氏戊戌歳九日

跋王允達廷試策

今之取士惟廷試最為近古清問下詢莫非國家安危大計它固未暇屑屑及之士生斯時盡言不諱有拔擢而無斥逐真一時進言之機也皇上即位以來凡五試士此則戊戌歲進士今中書舍人王汝所對制策也寛㽵誦一過其氣充其理直其言偉而順矣以汝之學當在高等然抑置三甲僅得賜同進士出身于以知是科得士之盛而冀北之野果難為馬也耶寛于是乎有愧

跋蘇東坡書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為何人藏也一日偶閲虞邵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稿序謂梅亭為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寳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字公甫而備述其入蜀歴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予因出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其嘗為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云公所藏近時

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于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類稿序邵菴為其孫積而作去公尚未遠已有散失之語顧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翰墨知書者必能品評未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息者在故題之

題陳起東詩稿後

近時學詩者以唐人格卑氣弱不屑模倣輒以蘇黄自負者比比卒之不能成徒為陽秋家一笑之資而已吾

友陳起東少喜吟詠專以唐人為法故其出語清圓和暢有王岑髙劉之風予與之别十年矣昨來京師得見此稿皆其官閩中時所作知其學不少變而語益不雜自是而柳而韋而謝而陶若升階耳予雖不足窺其所至它日相與歸老吳下尚當為數語評之

題謝氏貞則堂記後

黄巖謝氏世德之盛亦幸為其子孫如鳴治侍講者汲汲傳美焉耳故雖以予之淺陋嘗繆為之執筆而不敢

多讓蓋于温良府君之孝行見其母子之道隆于寶慶太守之會緫見其宗族之情洽至此又有貞則堂之作則閨門之内復有其人而其家之所以爲盛者于是乎有本矣

題李賔之侍講北上録後

覽賔之此録其間在南都時登臨題詠凡崇臺長榭古廟幽亭與夫仙宫佛廬之映帶乎江山者皆予舊所經游而裴徊者也閉目了然殊深東坡龍井之歎

跋宋王盧溪先生遺墨

古人去我巳遠誦其言可以想見其人况得其手蹟而觀之其風度宛然在目中矣安成彭氏家藏宋王盧溪先生十簡覔幸預觀雖紙敝墨渝而此老正氣勃勃可挹蓋三百餘年于此豈亦贈胡忠簡之語所謂江山護持者耶彭之遠祖母出盧溪凡書問所及其間可以為訓者世守不失故自將仕公十傳至浙江僉憲生四子其三登甲科並顯于朝蓋讀書種子自外族而來者深

且逺矣簡後題識數十家其說已悉職方主事禮字彦恭者僉憲之季子也以寛有同年之好俾復書之

跋宋仲温墨蹟

國初書家稱三宋謂璲克廣也克字仲温號南宫生其書出魏晉深得鍾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愛或者反以纎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仲温為呉人其墨蹟在呉中者頗少開化徐君惇夫乃有此巨冊而真行草章草皆具信可寳也

跋夏太常墨竹卷

畫家惟墨竹頗寓書法近時得其妙者莫過于毘陵王孟端舍人而夏太常仲昭嘗師之早歲類其筆意其後稍變而崑山之人師之者更數輩獨屈杓處誠頗類之而今人家所得往往出其手也然真贗固自能辨如此卷閲之即知其為夏公所作無疑

題歐陽文忠公遺墨

此歐陽公脩唐書紀表時二小帖也黔陽令陳君堅遠

持以示予片紙數字于史事無大關係而後世獨加愛
護終不落蛛絲煤尾中非物也人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石刻

右范文正公楷書韓文公伯夷頌石刻其後獨有純仁
純粹二子跋語而文潞公以下諸賢之語不在蓋初刻
本也在吾鄉范莊其真蹟嘗獲見于公裔孫從規尚多
元人題識未之刻也此頌嘗入秦檜賈似道家二人者
固未足以為公汙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

誰與論則讀者未嘗不發笑也

跋錢謙齋與林逢吉書

謙齋當國初嘗應詔言事今見存稿中其言簡而直不為阿佞之態宜其盡言于朋友之際不難也

跋秦二世泰山石刻

此秦二世時泰山石刻也蓋始皇東封有頌至是李斯等奏請刻之其文見史記曰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

請具刻詔書刻石此作金石刻又夫上缺大字不同其
餘滅丞相臣三字蓋石有四面此其一耳按集古錄本
云得之江鄰幾謂鄰嘗自至泰山頂上見其石頑不可
刻又謂旁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久然風雨所剝其
存者纔此數十字及觀金石錄云劉跂亦嘗親見碑四
面有字乃摹得之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
幾而秦篆完本復傳世間則所得字不如趙之多而二
說且不同矣吾友徐仲山以工部主事治泉齊魯間因

登泰山摹此遺于蓋去歐趙時又數百年其所得止此亦其宜也又後數百年磨滅當益多斯之真刻傳于世者當益少好古之士宜相與惜之

跋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

此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也按金石録載尉氏令鄭君碑君字季宣䮠君之孫年五十有七卒于中平二年餘皆斷裂不成文理亦不知其為尉氏令特以碑陰人名知之其碑至今益殘缺視此尤甚故不模此刻近嵗

棊文莊公碑目亦不載集古錄且無而予獨得之蓋非仲山好古不能為予致之也

跋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

此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也按漢書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以獨行聞于時所謂與張劭為死友者式少游太學後舉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卒于廬江太守其碑相傳為蔡邕書金石錄載其立于魏青龍三年知其非出邕手碑已殘缺故不模獨得其額甚完亦可愛




也

書岑嘉州詩集後

岑嘉州詩集一冊故刑部右侍郎黄巖林公為江西按察使時遺予者公好藏書裝池必精蓋其平日處事不茍之一端也壬寅歲七月十二日雨霽曝書因書其後

跋四烈圖

人之所不欲者莫如死死非人之難事也乎若四烈婦之事沈水死矣斷臂幾死者也當熊殺虎則以死自分

而不死者耳故載之史傳而人皆知之然史傳所載不特此四婦人而人或不知者則以其事不奇故也然其死則一而已況世之死而不載者何限是以君子恨之尚寶沈君以此卷示予于是四烈婦之事又有取而為圖者宜其事益為人所知也

跋所摹東坡楚頌帖

邵文敬太守世家陽羨其先作天遠堂蓋取東坡至陽羨詞語見於周益公跋文敬感其事因俾予臨一過而

請李賔之盡錄益公之説以見其家舊事其意不在帖也然此帖亦陽羨嘉話文敬所宜得者惜子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風韻衰颯乃復摹一過而歸之庶終得其形似耳文敬之官思南便道過家將揭舊扁于堂倘能礱片石刻之堂中亦一奇也

題九歌圖後

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後人既無容贅詞則有為九歌圖者其初蓋出李龍眠人從倣之此本則崑山

許君鴻髙所藏也圖後各繫其歌許君謂為其鄉先輩朱李寧中書之筆予觀之信其書之妙猶有晉唐人遺意也歌名九其為章實十有一楚詞辯證亦以為不可曉至於禮魂則畫家所不能及者故其圖缺云

跋庋尚碑

此漢荆州刺史庋侯碑也在沛縣湖陵城牐下僚友董尚矩過其地見而為予道之適顧崇善工部出理漕渠予因託之加愛護焉崇善欣然既從置徐州官廨他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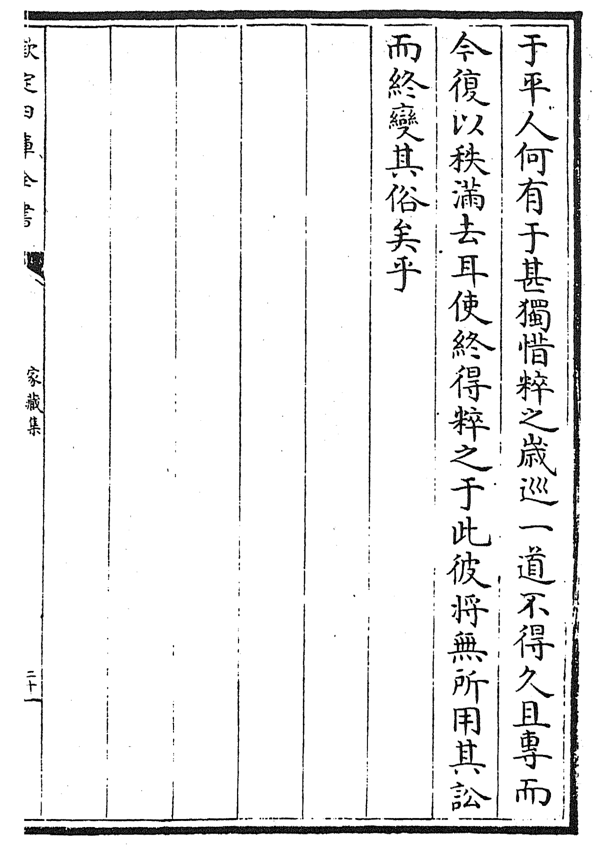
乃揭此本見寄觀之則殘缺已甚獨其額完而首尾有
君諱尚字博平與永康元年數字可識耳其餘隱隱皆
不成文以其殘缺宋人遂磨而題識其間然亦難識矣
若謂此碑初在北陵東郊缺裂仆地有欲徙之者不果
既而大水至衝入于河或集善水者挽出之始徙于使
星亭而嵌其西壁蓋叙其徙置之難如此所謂使星亭
不暇訪獨不知此碑何時復在今廨下豈其地即亭之
遺址耶夫庋侯事具載漢書不假此而傳獨惜古刻之

存於世者少若此碑使更歲久將益為風雨所壞其與頑然片石何異此尚矩崇善之力足為好古之助而予所欲書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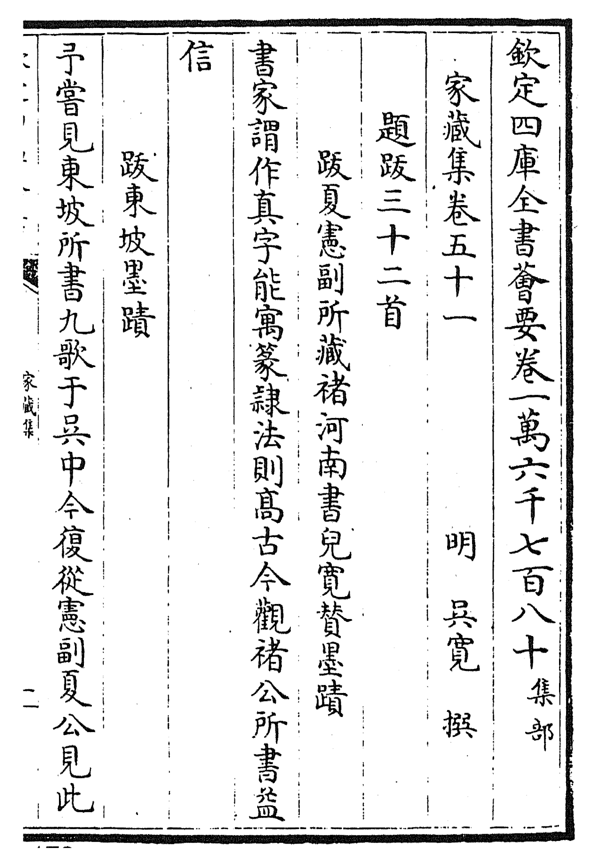
題陳僉憲傳後

大江之西其人尚氣而健訟近世名臣有出于其鄉者獨謂其俗可重而非他郡可及豈其時俗尚美歟然薄義喜爭見于曽南豐之文則其來亦久不然所謂可重者皆士大夫而不及市井之人歟比歲俗益敝往往搆

黨造詞赴闕投訴其詞有至數萬言者或其人相仇一旦殺同産數十人吏畏禍至不敢發聞朝廷廉知其故率用重典處之幸其俗之少變而未可必也吾鄉陳君粹之僉江西按察司事有為傳其政績者而于治獄尤詳予得而閲之信其訟之深險闇昧猝難與辨非粹之之公之明未能破其姦而使之服其罪也而或者不察頗謂粹之疾惡已甚夫刑凡以為惡者設于惡者不姑息而必致之刑所以伸人之寃而洩人之憤也自非及


于平人何有于甚獨惜粹之歲巡一道不得久且專而
令復以秩滿去耳使終得粹之于此彼將無所用其訟
而終變其俗矣乎

家藏集卷五十



家藏集卷五十一　　明　吳寬　撰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寬賛墨蹟

書家謂作真字能寓篆隸法則髙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

跋東坡墨蹟

予嘗見東坡所書九歌于吳中今復從憲副夏公見此

筆意尤覺老硬然東坡所為惓惓于正則者疑皆在黄

恵瓚僧時書觀者必能會此意于紙墨間也而其後歳

月氏名皆不著豈常所謂多難畏人者耶

書邵通判決防詩後

呉人得圍田之利久矣比歳大水冒隄上田至與江湖

相連歳屢不収而民益困此可獨咎乎天時哉蓋田之

利脩于人力而亦未嘗不壊于人力其所以壊之者專

其利于已而不恤乎人耳今長洲崑山常熟三縣皆在

郡東彌望皆昔之良田也田傷故有渠豪民爭堰之以為已利每夏秋雨作水不得洩凡田之居上流者始病至于舟楫阻而不通其為害亦久矣壬寅之夏令通守沔陽郤侯受廵撫王公之命往決之計六十餘堰先是欲為此役者民往往持梃相擊逐其婦子爭卧堰上至不得施畚鍤惟督役者闒茸且苟小利而不知大患其事遂已侯獨不顧奮然為之而害始除更立條約以為後禁春秋葵丘之命曰無曲防而孟子譏白圭以隣國

為竪若侯非知為政者乎近有携鄉人歌詩數篇至京師所以頌侯之恩甚悉凡仕于朝者遂從而和之于是吳田皆登歲則大熟予適讀其詩竊喜吳人之有生意也為之三復而已而因有說焉盖常熟東北有白茅港水所從入海而海潮亦從而入者也潮日再至皆濁泥既退而泥留歲久海口漸堙水不得盡洩自有吳以來盖不知幾濬矣予聞父老云元末偽吳張士誠嘗發卒數萬事此而功竟成令十紀于此濬之實維其時王公

蓋嘗有意而未暇及使復委其事于侯吾知其必濟也

跋沈啓南畫卷

吳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君啓南往游其間尤勝處輒有詩紀之然不若啓南紀之于畫之似也大理楊公方嚮用于時頗有山水之好得此卷愛之而以示予予去吳中數年矣山水勝處雖嘗往來于懷然其景象特如夢寐中不復了了閱此何異短輿孤棹穿雲涉澗徜徉終日而凡市橋田舍林亭溪閣與夫漁樵所集仙佛

所居魚鳥之間暇煙霞之晻靄几案間一覽殆徧而且免夫登頓之勞何其樂哉

題朱文公請祠治姦二劄

竟伏讀文公與時宰二手劄大儒君子恬静剛直之氣數百載之下猶充溢紙墨間其門人序公事行所謂謹難進之禮厲易退之節不貶道以求售不狥俗以苟安者亦畧可以窺見矣二劄今為盱眙陳明之所藏明之初登進士第將有官守其不徒玩此必有所以嚮慕之

者在矣

跋張即之墨蹟

昔人謂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髙下豈惟文章哉字畫亦然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逃者張即之生宋南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書杜詩已不完開化徐敦夫得以示予蓋書之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即之欲自成家故其書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說斷之則亦太甚矣乎

跋朱存復録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士起里巷登廟朝往往溺于富貴雖為人劾而逐之不知退即退焉長歎無聊日夜跂望召命之至視田園蕭散漠然不知所以為樂者何限范文穆公仕南宋至參知政事而為吳人築老圃堂于石湖之濱種梅萬株歌詠自樂此其所賦四時田園雜興詩也其詩六十首凡村居景物摹寫殆盡雖老于犂鋤間者或不能及而感歎民隱之意時復寓焉公嘗使金與虜主面定受書之

禮庭中紛然共怒至欲殺之公不為動竟完節而歸今讀其詩特一田父野翁耳安知前日毅然不屈于疆場之外者乃其人耶于是可以見公之所養矣公詩自序作于淳熙丙午此則録寄其同年者謂幸且老健所作將不止此抑不知後來果有作否惜不得其全集閲之元征東儒學提舉朱存復先生手録其詩成卷其玄孫今進士天昭持示予先生以文學知名于吳懷抱髙潔寔有文務之風録此可以見其好尚而天昭向用伊始

未暇及此顧予老且至他日乞身而歸訪公遺蹟取其詩歌之以與田父野翁相倡和于壠畝之上亦足以樂也

跋元人顧玉山小像

玉山小像五觀浴馬與摘阮皆壯歲事豪俠之氣可掬何其偉也補釋典寫道經則游心虛寂之地其氣已衰至于既老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癯然病狀宛若維摩詰又何其憊也然是時玉山方避徵辟為全身遠害

之計與夫屑屑于得失以犯孔子血氣之戒者豈不猶賢乎五象今特有石刻一存吳中所謂補釋典者予從其五世孫鏞觀此展玩之餘不能無蒙莊氏三患之歎

跋桃源雅集記

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容者皆莫若顧玉山百餘年來吳人尚能道其盛而予又嘗閱玉山名勝集則當時所與名士登臨宴賞之文辭皆在信乎其盛也玉山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為元故官從

詔旨徙居中都于是一時富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獨玉山之後仕宦不絶再世為御醫其玄孫士通以醫學正術致仕好文如先世今以其官傳子鏞鏞以公事來京師謂予為鄉人也携示此卷盖桃源為玉山隱居諸景之冠而此集楊鐵厓又所謂諸集之冠者也風流文采儼然有晉宋人遺意豈其世已亂託此而逃焉者耶其事已不必論惟此集至今已百三十五年而顧氏之孫不失衣冠之族藏其故物宛然如新其亦

可謂賢矣

跋元人與朱澤民提學手簡

有元名公奇士與夫方外高流其手蹟大畧見于卷中即此可見提學公文雅之盛足以致人之愛慕也衛慕許君鴻高得于朱氏以鄉先達故藏之甚謹朱氏雖欲復之忍弗能舍盖其好古如此卷中獨虞邵菴一札非出親書特注名其後乃病目中所法也許君所得又有當時與提學公韻語數十篇别為卷藏于家

跋屈可菴墨竹卷

屈可菴作此四紙遺吳惟謙刑部盡其所長者矣惟謙外舅為太常夏公公以墨竹名世惟謙得之既多然復有取于可菴豈非欲兼収而並蓄者耶

題韓都憲手札

成化元年廣蠻反朝廷命今武靖趙公往征而起都憲韓公于浙省賛之方二公行師檄書所至人争用命固已震慴蠻方矣此則都憲一時遺武靖書札而一二韻

語亦附其間武靖既飛其子謹藏之俾以示予夫此雖皆片紙而予因得窺見二公之所以成功者盖人共事未有不成于和而敗于乖况行師又國之大事乎今觀二公之深謀密議纎悉不遺其相推相信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宜其一舉平蠻武功赫然與狄青崑崙關之捷相望是豈僥倖者哉他日都憲歸休吳下寬以里人辱不鄙得數接言論時既病矣激烈之氣猶溢眉睫間而今則已矣世之偉然如公者不可復得矣所

幸充國雖老征蠻籌策朝廷猶將訪之殘寇不足滅也

題岳蒙泉與其子壻李士常御史手帖

觀蒙泉翁手帖其間因士常有兄之喪不肯應舉而力勸之之語益歎士常之賢遠于人而非今世所能及也卷内雜以葉文莊公遺蒙泉一帖蓋與翁論士常學業因以附之耳

跋宋王伯虎受官敕四道

右宋王伯虎初登進士第授建州司理參軍時所受敕

也按許文定公將志公墓公為司理州有疑獄久不決乃命撤械休于庭帷其廳而潜聽之因互相咎質其是非明日訊之衆相顧而驚以服出其濫死者三四人然則公可謂能其官不負于敕詞矣公字炳之閩之福清人仕至户部郎中從子伯起後家吳中是生著作先生信伯為河南程氏門人子孫累世業儒又十世為訥齋隱君時勉且以醫名保其先世敕牒凡數軸手授其子觀使謹藏之噫吳多故家求能保其故物而不失者吾

見王氏而已觀字惟顒方以名醫徵赴京師以予交其父子間也盡携其所藏者示予以歲月考之此軸最久葢嘉祐四年至今幾六百年矣

按墓誌公以流内銓主簿改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吏房文字一時建白數事議者以為知大體而刪定例冊自宋初以來為件得八千七百有奇又以泰山汾陰籍田朝陵行幸之類非常禮摭其行于時者為件得一千五百又以高麗入貢修成宴勞式皆奏上之觀此

則宋之彌文亦可見矣此敕按家乘所録首缺敕王伯虎等樞密本兵九字

公以館閣校勘坐事謫監鉛山縣鹽酒税敕詞所謂小疵去職者也哲宗初遷朝奉郎再遷秘書省校書郎獲被此敕其後亦缺數行其詞載家乘可考也

按王氏録本公凡五被制敕令真蹟之存者四然多缺而不完此則權饒州軍所受者亦缺其前數行幸當時三省官所署名皆在若吕申公汲公孔舍人在中書劉

忠肅公頡龍圖在門下王右丞在尚書而吏部則蘇公子容孫公莘老元祐人才信乎極一時之盛矣

跋宋高宗獎諭著作郎王蘋敕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召見行在當戎馬間陳說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因有通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檢勘會敕范沖重脩神宗哲宗實錄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適預其事書成此其獎諭之詞也已而有著作郎之命一時因論旹

誣誣之罪追貶章惇蔡卞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
實出于伊川程氏以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為事初不專
于著述世雖知所重而用之未當其任為可惜耳先生
為人見伊洛淵源錄讀者當自知之

跋王氏紹興敕牒

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之歲也考之宋史宰輔志是
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陳康伯朱倬六月倬罷以觀
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故牒尾特具銜而無押字

楊椿自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以省貳故特書姓盖當時之制如此然王氏此牒不知所受主名族譜獨有諱晉之者官終登仕郎或其人也

跋真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于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特與之善他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

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證左也哉惟顒

其善藏之

跋王德文公據

按德文墓誌云海陵趙守善湘以逆全毀破城辟委請

經理以功奏補承信郎考之宋史紹定三年以善湘為

江淮制置使趙范知揚州已而李全反明年善湘范及

范弟葵率兵追全全往海陵竟走死新塘今公據為端

平元年所給時葵范収復三京已去淮東紙尾有趙姓

蓋善湘也但所謂汪不知為誰且其間復署泰州軍事判官泰州即海陵其為秦補時公據益可信德文即真西山所與手帖者賢而有文卒葬吳縣横山

跋王光菴遺墨

光翁固高士其遺墨斷爛非後人之賢孰為收拾而存之

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

故廣東參政劉公欽謨博學多聞所蓄書殆與崑山葉

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儀曹君謙託以購書者意甚
懇懇蓋可見矣然君謙于公為甥平日所得于公者止
此宜其愛護而不忍棄也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獨惜以為未見
懷素真蹟後山谷見自叙帖書法頓覺大進不審此卷
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職方公深于書者藏此其
必能辨之

跋文信公研銘

自楊鐵厓藏文信公研銘後百餘年傳吾崑山葉文莊公公又傳其子鄉貢進士晨銘云壽吾文之傳今研之存亡未可知孰知此銘反有賴于公而傳耶展玩之餘為之敬歎

跋方寸鐵志後

予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于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鐵厓題玉山輩方

寸鋏志并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為西郊草堂之鄰盖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為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也

讀顏孝子傳

太史陳先生所作顏孝子季栗傳予讀之不知今世之有斯文也他日則以季栗孝行問諸其族屬曰然問諸其鄰里曰然又問諸季栗所識之人莫不曰然嗟乎太史之傳于是乎不誣矣然傳所載季栗孝行不一而事

生視事死頗畧予因問得之以補傳之所未及葢李栗侍其父自鳳翔還旦必躬為其父滌溺器家人止之曰此臧獲輩事耳何以自為李栗曰非爾所知葢其心恒恐其親之有疾每視其溺之清濁而異其烹調之味其父固亦不知也如是者終其父之没昔人載庾黔婁侍父病不載其嘗藥而載其嘗糞者以嘗藥人所易嘗糞人所難其難者為之則其易者可知矣今李栗躬滌溺器亦黔婁嘗糞類耳但黔婁於其親之既病而嘗之不

若季栗謹之于未病也世之事親者又當以季栗為法

跋楊文貞公題贈泰和吳令墨梅詩後

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寔秉相權其言之出足以進退天下士若泰和公之父母邦也邑令為其所自推擇可知予嘗見公手書兩封託其令吳野景春治其子者其後景春為令既多善政用公之言不悅于其子考績來京顧使罷去夫人之賢固非莫知其子之惡者而景春為人亦公所知也公既不能薦之同升諸公又不能留之

以幸其邑之人而卒聽其去者豈一時特欲遂其懸車之髙耶不然則越石父之求絶于晏子也此卷為景春之孫諸曁訓導英所藏盖文貞因其去題墨梅以贈者固邑人之事也間當時冢宰王公别有贈行序文見所以去之之意惜不得一覽之姑為書其後如此

題江處士傳後

旋徳江處士當正統間行薦舉法郡守上其名辭不起後復有薦之者既就道卒引疾而歸李太史賔之為作

傳特稱其賢噫處士則賢矣至槩以中庸之道其亦賢者過之者乎豈當其時處士于心必有所不合不然特欲矯一時倖進之弊而故為是高致耶然此吾何以識之盖其子漢登進士第為司徒屬慨然嘗有濟時澤物之心固處士之教也不然賢其身而遺其子以不賢他人且不為而謂處士為之乎

跋息菴書訓

鴻臚寺主簿范君以升生數歲時其父葦齋求訓于其

外祖禮部郎中息菴蔣公公時已老居鄉手書嘉言數條寄之君乃日誦習長益惟訓是行今且老猶能舉其詞不忘而為人清修詳雅見稱士大夫間蓋其得之者有自矣息菴以善書事先朝年及七十即致仕綽有高致後年及百歲而終葦齋則善畫尤剛介寡求竟以布衣終身此二公者世徒以藝士目之則君之所得者又豈徒紙上之陳言而已耶

跋黃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黃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為方柱周遭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復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為雷所擊耳

題元人墨蹟

浙右文雅莫盛于元季若徐幼文倪元鎮馬孝常周履道諸公既皆有名當時至衲僧羽人亦或弄筆墨而追逐于文場詩社間閱此卷可以槩見矣然百餘年來清詞妙墨蠹損塵昏零落無幾挹前輩之風流保先世之

手澤非時賜亞參之賢烏足以有此

跋林居魯所藏鄧文肅公二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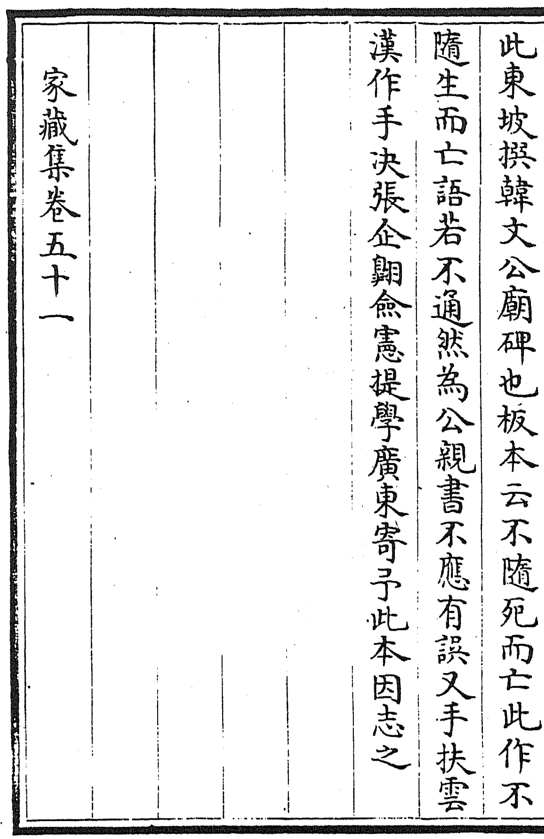
趙鄧在當時以文翰齊名而鄧公二帖言必及趙氏今人畧能弄筆墨遂有相輕之意有愧于前輩多矣居魯篤學好古藏此豈亦有取于斯耶

跋祝生文藁

祝生允明年七八歲時其大父參政公一日適為文成請客書之予時亦在坐見生侍案旁嘿然竟日竊異之

因指文中難字以問無弗識者益竒之且料其他日必能事此也然亦安知其能至此哉昔歐陽文忠公著鳴蟬賦其子棐侍側不去公謂其後必能為此賦棐竟以文名葢人于事惟無所好好必成如生幼已知好加以靜嘿不露宜其成之至此也生甞具書以雜詩文一卷投予予既歎賞今日其婦翁職方李公復示此冊于是閱之則生之進于文其勢殆不可禦而予將避之矣

跋韓文公廟碑



此東坡撰韓文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亡此作不隨生而亡語若不通然為公親書不應有誤又手扶雲漢作手決張企翱僉憲提學廣東寄予此本因志之

家藏集卷五十一

家藏集卷五十二

明 吳寬 撰

題跋二十九首

題臨川兩先生小像後

吳中別有兩先生象視此差小草廬類矣獨邵菴作黄冠短鬢服其後亦附此詩然是目昔前所書故其貌稍壯寬既嘗模得之今再見葉廷光所藏聊記其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邵菴先生于書固自能然非趙鄧書家者類後人槩而評之不可也丁未五月十三日偶觀崑山葉氏所藏題而還之

跋東坡三刻

吏部左侍郎宜興徐公多藏古人墨蹟此三帖以皆邑中故事特刻之石而爲摹之者則蔡桂芳德馨其先崑山人今居京師爲衢守士弘之子攻書翰其所摹三刻并諸題識用意精到與真蹟不差毫髮可謂勞且能矣

予既喜坡公書得傳于世而德馨之勞且能者亦不欲泯其姓名而無傳因即墨本題之以為展玩者告若德馨之意則不圖乎此也

跋三楊遺墨

今世稱名臣必曰三楊榮文莊公因取其手墨聯屬為卷盖重其人也廬陵之書寛嘗閲其一二若建安南郡者乃始見之耳

跋林尚書榮侍郎尹尚書楊尚寳聯句

卷中聯句林棨楊三公皆已下世今獨尹公在然其去位亦歲餘矣覽之可歎

題全沖堂記并詩後

永樂間吾郡劉康民以醫徵至京師得從館閣諸老游一時文詞大畧具此卷中而其名字邑里與夫官位出處又得學士曽公武功徐公疏其後可按而知也康民生六子其季為季誠官崇明醫學季誠生四子其仲為延齡官太醫院能世其醫而保此卷不失徐公云後二

十年欲求諸老一字不可得公于諸老為後輩而没亦久其一字又可得耶因延齡示此既傷人物之盖謝而其從弟兵部郎中師正復為予談其大父醫術之妙而甘以士服終身又感世道之難復為歎息而書之

跋趙文敏公手帖

天台楊氏之先仕杭宋甚顯至叔和猶宋之民也趙文敏公在當時以諸王孫避兵其地館而庇之其義士也已自宋亡而楊氏亦晦既百年再顯于國初者數人而

不幸槩以法免盖又百年至吾同年商霦竟以名進士為良法吏而楊氏復振天之報叔和者其終不爽如此此則文敏公與叔和手帖而商霦檢諸故書而得之者予讀之竊歎宋之屢迫于虜宗室四散蒼黄奔走如杜子美哀王孫之云猶幸有叔和者而隆凖之屬得以容身焉不然其不至于泣路岐而竄荊棘也乎此叔和之義所為可尚而文敏公久而不忘其情猶欲榮以一官可謂知報德者他固不暇論也

跋八一軒詩後

太常卿瑞安任公以八一名軒蓋倣歐陽子六一云者然歐陽子所好者五物而以身老其間為六一公則所好者八物而以意寓其間為八一故六一者無物我之間八則皆物而我時取其一耳此其名若同而意則不同者噫琴奕壺酒之類物之微者也歐陽子渾然與之為一其自待亦薄矣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如蘇長公之言公其非玩物喪志歟公既得致仕之請將歸其

鄉益以道自樂超然物外于八者且無一取而況所謂六一云者耶

跋方正學壽樸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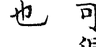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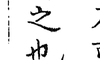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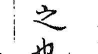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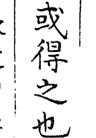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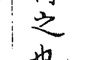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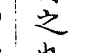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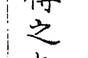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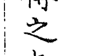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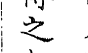
吳江莫景周嘗從它處得正學方先生所記其家壽樸堂文而或者疑非出于正學之手雖景周亦不能無疑也去歳予偶從金華王允達獲觀正學文抄而此作在焉允達之先忠文公與正學為契舊所抄當得其真因以告諸景周景周之疑一旦冰釋遂請予識于後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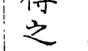
蓋欲予為左證耳然彼云記而此云跋以文體觀之當以跋為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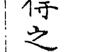
跋所臨東坡二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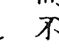
歐陽文忠公誌老蘇先生墓云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令坡公二帖云石頭堋頭墳塋豈可能別名先世葬處乎丹稜令陳明遠為予言眉守許君數訪蘇氏遺蹟而不可得因以舊所臨二帖遺之俾執而往訪焉其或得之也










跋李提舉遺墨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蹟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初題朱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為賔之學士之族高祖也為乞而歸之賔之既得甚喜遂加裱飾復俾予書其所自來蓋公在元嘗登高科自翰林出為州倅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中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于此紙可謂妙矣雖非其後人亦知愛之況為其後人者乎

題山行雜録後

山水在天下如方巖之奇而名不著者葢多有之鴈蕩則著矣往年文宗儒為永嘉令得一游每誇于予予固不能無所羨也謝方石先生家居時嘗從其叔父寶慶公與其族人鄉友數輩兼游兩山窮極幽邃往返倡和詩遂成帙予讀之益羨無已竊有他日必游之誓然方石自言山多險絶處臨之使人甚恐衰年筋力疲不能再到矣予家去山殊遠且與先生生同歲而加衰聞之興致索然又有西涯無復是夢之歎雖然吳江風利偏

舟如飛決策一行夫誰我尼其相比近如天台武夷之勝將併游之其亦未可知也

題緦山雜詠後

方石先生讀書緦山之下凡一水石一虫鳥以至器物人事之類皆設為題而成雜詠五十篇蓋其起居偃息無時而不在乎緦山也緦山初名杜而更之自先生始則以其地為其先孝子府君葬處而歲時聚宗族于斯因會緦亭名而名之者也讀其詩玩其意以為在乎區

區水石虫鳥事物之間者所知亦淺矣

跋魏元裕遺墨

宋魏文靖公有賜第在吳中後改建鶴山書院其詳見部菴虞先生為公曾孫起所著記書院東有讀易亭則公之次子靜齋嘗取公謫居渠陽時舊扁而名之之亭圮其後人曰元裕者乃復搆治之此紙則其所求詩文事實也其稱先生念焉不知何人而元裕自稱玄孫殆起之子也百餘年來書院巋然猶存凡巡撫大臣行部

至輒舍于是而亭則復圯獨有老屋數間而已比歲刑官從大臣于是治獄遂為縲絏鞭笞之所吳人茫乎不知所謂讀易亭矣猶幸此紙為魏文實氏家藏得以考見其地蓋文獻足徵如此夫文實與元裕同出畢萬之後其得失所係可拘拘于楚人之說也乎觀者當自知之

跋金氏所藏詩畫

送行詩六首其人為陳敬陸玘黄鉞唐鶴謝倫榮林上

有小序不著姓名葢六人之一也錢復為圖皆以贈金彦樞者彦樞崑山太倉人其曽孫祺祜並游京師携以請題于予按詩序作于洪武辛未是時朝廷方用重典予意人畏法不暇而序以為與彦樞會于京師有詩酒之樂豈以敬等皆非知名之士得以隱于都市而事此耶然當是時雖耆老胥史皆以人材徵用況文藝之士如六人者耶夫六人者予既不知其終何如所知者獨彦樞傳其後今已三世祺善治生祜入太學更好學將

出而仕矣盖此雖微物而金氏文獻之足徵者在此後之人其尚永保之勿壞

跋趙松雪書紈扇賦

右趙松雪書紈扇賦當暑誦之凉思颯然此卷觀楊文貞公題識初為莘君所藏今歸吾鄉陳湖陸氏

跋碧落碑

趙明誠金石録舊說謂李陽冰酷愛此碑自恨不如推擊之而缺以其言為不然極是盖因碑有缺處故流俗

附會之如此今吾子行所補豈正缺處耶此碑有别本見廣川書跋此本精妙為初刻無疑刑部主事陳明之好古帖得此示予予于古文奇字不能識况此多變體非籍其旁釋文讀之幾不成句也

跋何翠谷藥案

仕者或與世齟齬志不得行而民不得被其恵往往隱於醫曰是亦足以行吾志恵吾民也雲間何翠谷先生故業儒嘗登鄉舉将仕矣竟以醫老千里中其殆有見

于此其子以仁能傳其術出其先人藥案一卷相示盖其手筆也予不知醫獨愛其書之妙率易中深得晉唐人意態是可玩也

跋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刻

此東坡和人夢游桂林西峯詩也石刻在桂林府學字畫纖細頗不類他刻盖其石嵌壁間歲久為人手摸而平故文淺而然頠工部以公事至廣西知予所欲得也搨而見贈惜乎紙墨不甚精耳

跋彌明詩刻

此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謁桂林堯君廟詩也與東坡夢游西峯詩共一石頷列其後或言石鼎聯句韓昌黎以軒轅彌明自寓其姓名觀此詩作于開元二年距聯句時葢百年則昌黎且未生是真有其人矣昌黎以彌明年九十餘南軒張子考其歲以為失實固是又謂其詩比聯句格力未老以為少作亦以年歲推之也乎若好事者託為彌明詩以神異其人則不可得而知也

跋漢晉逸士圖

此圖筆法之妙誠如石田所評然漢晉人物亦多矣若盃敏隋甑陶侃運甓之類使寫之豈不尤妙也乎

書陳氏復義莊記後

昔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宋至元族人歲食其入國初有犯法者田悉沒于官今所存義田皆非舊物特續置者耳成化間其族有舉進士京師者上疏乞復其田所司謝曰待子異日居當道自復之未晚吾不能也竟

格不行今觀東陽路西陳平仲復義莊事竊嘆平仲之賢然亦幸其田不没于官其勢為易復也

題東行紀勝圖後

成化間仲山官工部治泉山東徧歷齊魯之郊公餘得覽觀古聖賢遺蹟而山水佳處亦皆有足蹟焉事竣歸見沈啓南隱君為談其勝啓南遂寫成十圖其經營位置仲山之所指授也圖成示予因憶往歲自吴門上京師仲山候我于任城相與恭謁孔林途間庋泗水望嶧

山巻見題詠如岱嶽麟臺靈巖蒙嶺諸景皆在杳靄空曠間甚恨不得一至今觀此圖則皆得卧游矣而仲山今為司馬屬雖坐治文書不出臺省然不若曩時驅馳登頓上下林壑雖勞而實樂觀此能無慨然于中乎

跋馬氏遺文卷

東陽馬氏族譜序之者撫州守馬文辟跋其後則自宋承旨以下凡十一人皆國初名筆也歲久斷裂其裔孫逢原貢來京師始加裝飾而求李西涯學士題其首曰

馬氏家寶世之為寶者多矣而逢原所寶者在此逢原其馬氏之賢子孫哉

跋山谷草書

故太常卿崑山夏公所蓄書畫燬于火者數種此山谷草書詩卷蓋出煨燼中者故其下並缺一字公之子今大理寺副德聲以此為先世物手補完之與真蹟無異自是為夏氏後人者尤宜寶藏不特為古法書矣

恭題進士王奎所藏制策題

弘治庚戌今上即位之三年也乃春三月朔率循舊典
策士于廷又明日傳臚揭榜而安福臣王奎得賜同進
士出身國朝重進士科奎出安福安福在大江之西士
以治春秋名天下出是科者尤盛奎從後起其業益精
一試禮部而名遂成可謂時之俊傑也已故事廷對人
賜策問及對畢得自藏以為榮奎于是仍加表飾而藏
之愈謹意不自足復奉以示寛請識其下方敬諾之歎
曰朝廷待賢之禮有盛于進士科者乎夫士服韋布起

草茅一旦立于殿陛之下得近清光奉大對何幸及此苟非其人固有過闕門瞻望徘徊不可得而入者矣然士當恩寵之下其初亦未有不感激者久則忘之者皆是奎為是豈欲誇於里之人以為榮且幸耶懸之堂壁顧諟不忘儼然如在當時凜然如處其地恍然如渥恩之方被也則豈肯負其君而不思報享其名而不圖稱者乎奎年甚富仕宦伊始其所樹立有不賴乎此弗信

跋文信公墨蹟

文信公之死偉矣其流離之際亦惟其能以詩發之故信公之有詩如屈原之有騷皆善明其死者也錢君世恒以家藏三詩示予蓋出公親書以寄其妹氏者此又原之女須也乎其詩今載指南錄中而此則系以與其妻妾子女決絶之言嗚呼淚下如雨讀者尚然而西臺慟哭如公門下客者未必其涕之無從也過淮亂離歌六首邳州哭母小祥其前曰収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于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詩今錄去言至于此淚下如雨其後曰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于此為之奈何

凡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一可將此詩呈姨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瓊瑛不曾周全得毋怨毋怨㣲妳以下皆可道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一可令柳女環女好做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哽咽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凡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此卷初為王清獻公家物公已没家人理筐篋書翰叢積見此紙損爛將裂以拭酒卮公之子季境適見之識為信公手書驚歎存之後歸常熟陳原錫家久之為錢允言所得令傳其子世恒庚戌十月二十三日記

恭題糧長敕諭

昔在高皇帝初定天下以蘇松等府糧饟所資擇産厚之民俾理其事號以糧長每歲將征斂例赴闕下面聽宣諭而還自鼎遷于北累朝恪遵其制辛下敕詞于南京户部人給一道此則長洲徐淵成化十三年所給者淵家世力田及為郡縣所推擇能奉法無過事皆先集而民晏然不擾衆方頼之不幸下世其弟今兵部郎中源藏是敕惟謹寛伏讀一過大哉王言其意懇切固湯武之誥天下者其詞易直則欲民之皆曉而不及文耳

蓋高皇帝之典則所以導民為善者凜然猶存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師之道治教之理於此數百言者已具世踰十紀民安居田里供賦稅以食人者惟恐或後而國用饒足倉粟紅腐如漢盛時孰非吾君訓戒之力哉

跋沈石田畫冊

石田翁為王府博作此小冊山水竹木花果虫鳥無乎不具其亦能矣近時畫家可以及此者惟錢塘戴文進

一人然文進之能止于畫耳若夫吮墨之餘綴以短句隨物賦形各極其趣則翁當獨步于今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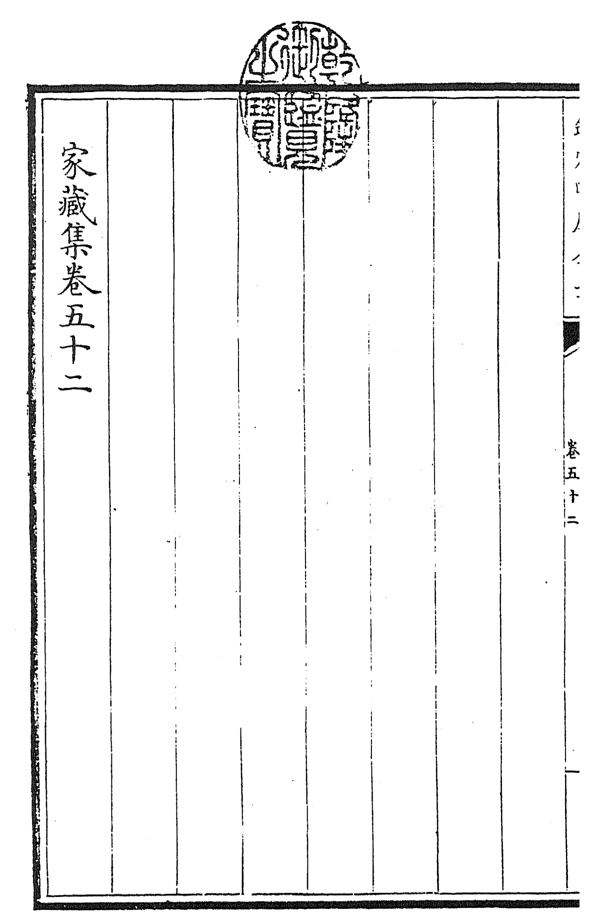
書嘉魚縣湖西義學記後

宋慶歷間范文正公置義田于吳中以瞻宗族其恵止于一家同時嘉魚李宗儒宗儀兄弟即所居湖西特建義學則其恵不止及于一家且延于鄰邑矣李氏自宋至元仕宦不絶入國朝又大發于都御史田數年來承芳承恩承箕又並以科第顯為義之報其遠如此今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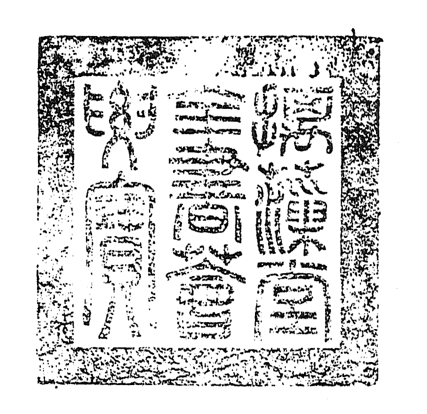
芳官大理以義學為先世事恨其久廢與諸弟有志興復而力未足也過予談其事予甚嘉之因謾書以記他日事成則學者之受恵而後人之食報其有窮已耶弘治辛亥六月一日書

題陸鼎儀訓子帖後

鼎儀太常平日訓其子爰無所不至此又特書以授之者爰既能受訓且保其先人手筆不忘可謂賢子矣于是鼎儀之没三年慨想哲人不可復見閲此為之泣然



家藏集卷五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主事臣張　培

謄録監生臣周雲翢